

散文

雪花如膏

王镜宾

在经历了长长的暖冬之后,人们急得嗓子冒火,鸟儿唱得嗓子沙哑,树木气得裂开肚皮,鱼儿焦急得吐泡泡,梅花和迎春嘴唇上火流血。忽然,一夜之间,凌空泼来一瓢冰冷的河水,天气骤然降温了,——寒流终于南下中原,万里晴空一下子由笑容可掬变得冷峻无比,灰色的云朵越聚越厚,凝成一大堆铅球铁饼,稍一触摸,哪怕咳嗽一声,它便会像一棵成熟的冬桃熟柿啦啦地落下来。

雪花是银色的种子,静静地开始播撒。云层像一艘巨型航空母舰,甲板上搭载着许多农用飞机,它在舰长的指挥下,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嗖——”、“嗖——”地快速起飞,向四面八方弹射出去,变成无数银色的小天使向大地播撒吉祥和希望的种子,湿润空气,降下甘露,解除旱情,帮助麦苗越过漫漫寒冬,给人畜来年开春奋力一跃铺上软垫,给麦苗、大葱、油菜、四季常青的草木铺设好起飞的跳板。

雪花是米粒,是大自然的恩赐。灰色的云层像巨大的浮桥,搭在万里长空中,托起一个巨大的磨盘,磨着稻谷,被一头花牛拉着,四平八稳地走着转圈,落下灰白相间牛毛般的雪花,洗涤着被污染过的苍穹;到马年又被骏马拉着,“嘚嘚嘚”地快步走着,磨着面粉,洒下小米粒般大小的雪粒,对于久旱的大地来说,几乎可以想象,冬落一粒雪,春滴万点雨;春下三天雪,夏收万顷麦。不论落下的是大米还是小米,越落地上越白,雪粒密不透风,落在地面积压得很结实,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加上气温低,这种雪落地不化,人踩车轧很容易结冰,在树上形成冰雾,在房上形成石钟乳般的冰凌,太阳一照,融化的雪水顺着冰柱“嘀嗒嘀嗒”落下,形成一挂一挂清汤挂面般的飞瀑,构成冬季特有的风景。

雪花是鹅毛扇,谈笑间它让雾霾和污垢灰飞烟灭。寒风轻轻刮过,天地间很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冷空调机,风刮得主机“嗡嗡”地鸣叫着,雪花变成无数白鸽发出“咕咕”的叫声,又像无数天鹅扇动银翅追逐嬉戏,翅膀扇过,一地雪花如春天毛茸茸的杨花柳絮卷起万种柔情,又像春季缤纷的梨花送来千首诗篇,扑打着你最柔软的神经和心田。

雪花是西施浣纱,弹奏起高山流水般的古筝曲。雪越下越紧,越下越大,绵绵不绝若春蚕吐丝,滔滔不绝若演讲家讲话,隆隆不绝若纺织女工纺线织布,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古装美女坐在云朵上凌空弹响悦耳悠长的钢琴曲,真是云鹤有奇翼,神鸾调玉音,昼夜不停,晨昏颠倒,阴阳交错。

雪花是天地护肤霜,是万物的雪花膏。天早久了,皮肤会皴裂干涩,坚硬如铁的树木也会裂皮,嘴唇也会裂口出血,人的脸树的皮鞋唇的毛发都急切需要天然的护肤霜,这看似冰冷的雪花,实际它比黄瓜片贴在脸上还要滋润,比美容膏还要温柔,比进口的瑞士羊胎素还要营养,比任何化学品沐浴露还要环保,它给万物戴上了面膜,让它度过寒流来袭时的低温,防止冻伤,化成雪水后又能滋润万物根部,保护皮肤,清洗干净补充水分后,雪花如膏又把万物打扮得五官端正,容颜靓丽,张扬青春的活力,放射出万种风情,孕育出春天的勃勃生机。

小小说

捡破烂的老人

侯发山

近段时间,小区门口冒出个捡破烂的老人。老人大约70多岁,驼着的背上套个编织袋,头上戴顶草帽,帽檐压得很低,似乎故意让人看不清他的黑白丑俊。

他跟别的捡破烂的不一样,不进小区。有的捡破烂的,不管你咋说,死活要进小区,也是的,不进小区,咋能收到破烂呢?我不是不近人情,是预防不测。

这个老人为什么不进小区呢?他是怕我拒绝吗?可是,他一次也没要求过啊。他总在外围转悠,怎么能收到破烂呢?时间长了,我就摸清了这个捡破烂老人的活动规律,他总是在周一的早上上班和下午下班的时间段在小区门口徘徊,当然,他也不惹人讨厌,总躲在远远的地方。等到业主们上班走或是下班都进了小区,老人才蹑蹑着离去。偶尔,他能捡到一个饮料瓶,看着他肩上瘪瘪的编织袋,我也感到很难受,但也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我不买饮料喝,连一个矿泉水瓶也没能给人攒下。我的父母跟这位老人一般大的年龄,今年也都六十多了,一直住在乡下,不肯跟我进城,总说住在城里不习惯,不方便。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怕给我增加负担。这位捡破烂的老人应该也是乡下人,他难道没有子女?其他时间老人去哪里捡垃圾呢?如果跟周一一样,他能维持得了生计吗?当然,这些念头也是一闪而过。

有一个周一早上上班时间,我无意中发

现老人,看到哪家的业主出差了,以便偷窃?不可能的,刚才已经说过,小区内到处都是摄像头,即便业主不在家,他也下不了手的。转面一想,难道是他打着捡破烂的幌子,另有企图:跟踪单身女人或是手里提包的业主,在半路下手?仔细一分析,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注意到老人一直躲在远处,等到业主散尽,他才往相反的方向走去,而且也没见他用手机,不可能通报他的同伴在途中下手。是老人要寻找仇人,伺机报仇?想想也是不可能的,老人这把年纪了,怕是有仇也报不了。老人是来找他的情人的?这个念头一出马上又给否定了,不可能的事。再说,小区的老人都是半晌才出来溜达,这个时间段他也没在小区周围转悠啊。

每次都是周一,每次都是上下班时间,盯着进去小区的业主看,不错眼珠,死盯。

又是一个周一,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刮在人的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生疼生疼的。已经是晚上11点了,老人蜷曲在不远处的屋檐下,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跟往常不同的是,他头上的草帽换上了鸭舌帽。

老人今天是怎么了?难道他病了?想到这里,我走出门岗室,朝老人走去。

我没走到老人身边,老人已经站了起来。他的两只眼睛闪烁着,似乎有一种不安在里面。我问道:“大叔,天这么晚了,您怎么不走呢?您是不是病

了?”

老人摇摇头:“俺没有病……”

我又问道:“大叔,您是不是迷路了?……”

老人摇摇头:“俺没有迷路。”

“大叔,您家在哪里?”

“俺,俺在大桥下面住。”

老人说的大桥是市区的一条主干道,下面的涵洞里住了不少拾荒的老人或是流浪儿童,这件事情当地的媒体曾报道过。

忽然,我看到老人的眼睛直了,直勾勾地盯着小区门口,顺着老人的目光,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趑趄超进了小区大门,那是二楼东单元的业主王幸福。难道老人认识他?我正要开口,只听老人喃喃说道:“孩子,又去喝酒了?喝酒伤身啊。遇到啥事了?是高兴的事,还是难心的事,遇到难心的事跟爹说一声,说不定爹能给你出出主意呢……”

我似乎明白过来:王幸福是老人的儿子!

老人擦了一下眼角,一边不好意思地给我解释:“儿女们忙,半年没有回家了,俺老想见到他们,又怕耽误他们的事,给他们添麻烦,就假装成捡破烂的,周一来看老大,周二去看老二,周三去看老三,周四去看大闺女,周五去看二闺女,周末回家看老伴,把子女们的情况给她汇报一下,免得她惦记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眼里的泪一下子出来了。我当即决定,明天就请假,回老家看看爹娘!



梁启超书法

新书架

《足足五千年》

张妍

一个孤独的旅人,一步步用双脚填满自己的无知与空白,一年年用笔绘制每次的足迹。直到有天发现,前半生都过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暗藏了一条清清楚楚的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于是,提笔记录成了《足足五千年》。这是一本不一样的游记,与一般记录见闻和杂感的旅行书不同,这本书足迹穿梭了十几个国家,双足由五千年前的埃及、波斯,出发到中世纪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日本等,最后沿当年“航海大发现”路线,介绍西班牙、葡萄牙、南美、东南亚等,是今日某时某地某人的一个固定横切面,并加上世界史及中史的注脚,希望读者能见“微”知著,唤醒内心的旅游乐趣。

八万里的行程,酣畅淋漓的文字,内容之丰富开阔让人惊叹。这正是作者项明生通过本书向大家表达出的:“生命的全部意义,是一个不停地区探索未知的旅程。每次出发前,记得为足下之行织一条人类文明的纬线。如此,才不辜负旅行本身的神秘和诗意!”

拙政园

潘新日

在湖边 我用褪了色的黄叶祭奠春天 水鸟的叫声掉了魂 找不到江南带露的丝竹

芦苇列队,可是它们的头发白了 落难的湖水哭得大雁乱了队形 在回廊那边,柳枝挥舞着水袖 用最浓的花香书写情书 我一醉 秋风就用音乐进犯我的领地

拙政园,本该属于江南 南迁的鸟,在仿古的瓦楞上回眸 谁在闲居赋的墨香里躲雨 诗意的心,用汉字做的木梁 支撑起这些精巧的江山

随笔

摇椿树

马清贤

回到老家,看见院子里的那棵大椿树,不由得就想起了小时候奶奶让我们大年初一起五更摇椿树的那段情景。

小时候,我与堂兄在同龄人的玩伴中,个子偏矮,别人老是叫我们“短腿子”。怎么才能快快长高呢?我与堂兄结伴去找什么都知道的奶奶问计,奶奶郑重其事地教导我们说:“大年初一,早点起来,在不见人的时候,捉住小椿树轻轻摇晃,边摇边说‘椿树椿树本性旺,你长粗来我长长(chang),你长粗了成檩条,我长长了领衣裳!’把这个咒语连喊三遍,持续三年,就慢慢长高了。”

得到奶奶的真传,我们弟兄俩如获至宝,天天把这几句口诀默念数遍,恐怕忘了。天天盼着赶紧过年,马上过年,我们好在大年初一摇椿树,长高个儿。在盼着过年的时候,我却为院子里没有椿树而着急。堂兄家的院子里有椿树,我却不能跑到他家去摇,奶奶说,摇椿树时最忌讳与人见面了。因此,我就与父母急,为什么不在咱家的院子里栽棵椿树?父母安慰我,现在栽也来不及了,过年春天一定栽上,明年摇吧!因此,那年大年初一我没有摇椿树。

博古斋

古人那些事

李波

古人也是很注重口腔卫生的。咱们的祖先老早就用右手中指当牙刷用了。再后来,印度人发明的“杨枝牙刷”由僧人传入中国,又名“木齿”。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将杨枝一头咬软,蘸了药物刷牙,便可以令牙齿光洁。更简单的方法是用“嚼”的,跟长颈鹿似的嚼嫩树枝,也可达到类似效果。现代人哪天“野外生存”时,忘记带牙刷,不妨回归一下古法。

说到牙齿,那古人要是牙掉了怎么办?有假牙吗?这还真有。早在汉代,张仲景就发明了汞合金填充龋洞法。宋朝还出现了镶假牙的专业医生。古代的假牙材质很多,除了象牙、牛骨,还有坚硬的檀香。假牙除了能解决实际的用牙问题,还有装饰和卖弄的功用。“牙桥”,就是用软金铁线绑住牙齿,再绑入口内,没有咀嚼功能,纯装饰使用。

古人的闹钟应该都是靠公鸡,这是我们今人普遍的看法。那么,如果那只当闹钟的公鸡被宰了,怎

么办?古人当然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除了漏壶和日晷外,古人还发明了香钟。就是以特制的模子制成盘香,盘香粗细均匀,燃烧时间才能准确。再从燃烧后剩余的盘香上的刻度来推测时间。后来,古人对香钟进行了改良,在香火烧到固定刻度时,上面挂的重物就会落下,撞击盘香下的金属器皿,达到闹钟的效果。

古代无论男女都留长发,而且是越长越好,这若是不注意个人卫生,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古人比我们想象中讲卫生多了。早在先秦时期,古人便“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到了汉代,还出现了“休沐”,就是说官员们上了5天班之后,能专门休一天假来洗澡。更有人因为喜欢洗澡而著书立说,这就是汉朝的梁简文帝萧纲和他的《沐浴经》。古人洗头更勤,常常使用清水和天然清洁剂“无患子”来洗头。

连载



“你……通《易》?” “噢?”葛荔晃晃枝条,“本小姐通与不通,与你何干?快请!时不我待,不必磨蹭!” 众人都凑热闹:“对呀,快请,我们等着哩!” “你听好,”挺举横下心来,两眼一闭,缓缓背诵,“第一卦,乾。乾为天,乾上乾下。乾:元,

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

挺举不急不缓,一字一字地背诵。 葛荔眼睛微眯,专心倾听。围观之人越聚越多,虽然听不懂,却是鸦雀无声。

顺安应征招羞辱 顺安独自蹲在典当一旁,小晌午时,店伙计终于步出店门,眼睛挨个扫向众人,未了,眼皮向上挑一挑:“喂,你们中有哪位是来应聘徒弟工的?”

众人皆站起来。 “介多人?”伙计眉头微皱,向里努了努嘴,“排成一队,跟我进来!”转过身,率先进店。 当院里摆着一张太师椅,椅里坐着年近六旬、头发花白的董掌柜。

“都站好,站成一横排,从左到右!”伙计大声吩咐,“董掌柜,董掌柜!”

“你……”董掌柜白阿青一眼,面现不

悦,眯缝两眼看向顺安,眉头皱起,道:“你来此地,可有事体?”

“我……”顺安怔了,“我看到牌子,贵行在招徒工,想从董叔学做生意。”

“小伙子,”董掌柜连连摆手,“你还是回去吧,阿拉此地不能收你。”

顺安急了,“董叔,你……哪能讲出这等话哩?你招徒工,我来应试。你还没试哩,哪能就不收我哩?”

伙计白他一眼:“你这人真不知趣!掌柜讲了,不收你就是不收你,非要逼人把话说白不可吗?”

顺安没有睬他,只是盯住董掌柜:“董叔,你招徒工,终究要招合用的人吧。小侄识字断字,能打算盘,口齿利落,手脚勤快,为人诚恳,脏活累活啥都肯做。你若不信,这就试试!”

“姓甫的,”伙计面孔虎起,“甯在这里一口一个董叔!八竿子打不上的辈分,套啥近乎?叫掌柜!”

顺安不无窘迫: “是,董——掌柜。”

“还有哪位看到了?”葛荔显然要把事体闹大。

立即有人接上:“我也看到了,公子一头撞在小姐身上,把小姐撞了个仰八叉!”

众人再次哄笑。 “谢谢两位,”葛荔非但没生气,反朝二人拱手,转身看向挺举,“这位公子,人证皆在,你都听到了吧?”

挺举脸脖子涨红,知是百口莫辩了,只想尽快摆脱:“你……意欲如何?”

“向本小姐道歉呀!” “这……”挺举看看众人,又看看葛荔,弯腰拱手道:“在下无意冲撞小姐,恳请小姐宽谅!”

见他一脸窘态,葛荔的恶作剧之心油然而起,欺上一步:“你一口一个在下,姓啥名谁也不晓得,我哪能晓得是啥人道歉的呢?”

挺举迟疑一下,再次拱手:“在下伍挺举,无意冲撞小姐,恳请小姐宽谅!”

“伍挺举?”葛荔重复一句,绕他转一圈,点点头道:“嗯,好名字,本小姐晓得了。冲你这好名

字,本小姐宽谅你,至于哪个宽谅法,本小姐许你自行选择。”

“这……”挺举怔了,“宽谅就是宽谅,哪能……”

“嘻嘻!我且问你,观你衣饰,似是秀才。是也不是,如实讲来!”

“是。” “秀才即是生员。生员就要参加科场大比。你可否大比过?”

“秋闱在即,在下正在备试。”

葛荔这辰光想出来了,“作为行将大比的生员,伍生员当有真才实学才是。本小姐这先测试一下。如果通过测试,证明伍生员名副其实,本小姐这就宽谅你。如果通不过……”走近街边一棵柳树,顺手折下一根柳枝,“说明你学艺不精,枉拔生员虚名,本小姐代你先生行罚,以此枝条打你掌心!”

这简直是在无理取闹,但挺举此时实在想不出摆脱之法,气结:“你……”

“你个什么?听题!生员须通四书五经,《易》为百经之首,可曾诵读?”

“读……读过。”

“能否出口成诵?”

“这……”见她目光逼视,挺举略是迟疑,“能。”

“哦!”葛荔似吃了一惊,歪起脑袋,“就试此经吧!请伍生员诵《易》,从第一卦诵起,诵错一字,本小姐打手掌心一次!”

“好!”众人山呼。

挺举额头汗流如雨,面颊紫胀,却又无可脱身:“这……”

“噢?前面大话刚出口,这就诵不出了?”葛荔将枝条扬了几扬,“快诵,我立等打掌心哩!”

围观人群更开心了,议论纷纷:“这不是街西老伍家的小秀才吗?”“是呀,小秀才遇到克星了!”

“甯吱声,快听!”

人群中发出一阵更大的哄笑,挺举拿袖子擦汗。

“听见不?”葛荔听若无闻,再次扬扬柳条,“快点吟诵,大家都在候着你哩!正卦,彖,象,文言皆在诵读范围,一个字也不许少!”

“听到‘正卦、彖、象、文言’这些专业的词条,挺举吃惊不小,一下子忘掉围观观众,睁眼盯向她:



花草丛(国画)

王雪涛